



新冠肺炎儿童患者未现重症

儿科医院医护人员既当医生又当妈

“你们猜不到吧！在儿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里，最好护理的是7月龄的又又（化名），小家伙漂亮可爱，给她吃饱了就一脸满足。”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感染传染科护士长夏爱梅笑着说，“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宝宝。”

儿科医院是上海收治新冠肺炎小病人的定点医院，截至2月10日已有7例确诊儿童在此接受治疗，其中1例已经治愈出院。本报记者昨日来到医院，听医护人员介绍在治疗和院感防控中的点滴故事。

都是轻症小病人

“这些儿童确诊病例大部分都是家庭传染，个别有武汉旅行史。最大的11岁，最小的是7月龄的又又。”感染传染科副主任医师葛艳玲介绍。这些孩子都是轻症，主要症状为中低度发烧并伴有咳嗽、流鼻涕、咳嗽等呼吸道症状。

和成人不同，儿科医院的小患者目前没有出现重症病例。“儿童轻

症较多或与其自身免疫反应不强有关。”葛艳玲给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解答。机体感染病毒后出现“白肺”甚至病情恶化，源于体内炎症因子风暴。部分成人免疫反应过强，病毒入侵时会集中所有火力反击，但这样也会误伤自己。多数儿童免疫反应不强，发现病毒软绵绵给上两拳后就无视它了，对自己的伤害也小。经过一定阶段病程，病毒排完了也就好了。

“只要做好自我防护，我们不会怕新冠病毒。要是传染科的医生都害怕了，那其他专业的医生会更恐慌。”葛艳玲说，“事实上，我们一直在做本职工作，只是这次的‘敌人’有点特殊罢了。”

又是医护又是妈

感染传染科主任曾改老家在新疆，平时工作忙很少回去。这个春节前，她早早订了票准备回家过年。医院在1月19日收治上海首例确诊新冠病毒感染的儿童后，她就退掉

了票。父母的期盼再次落空，可他们还是支持女儿的决定。

葛艳玲和科室王相诗医生的孩子都出生没多久，抗疫一线需要她们，只能将宝宝托给老人照顾。“我们唯一担心的就是把病毒带给老人和孩子，他们抵抗力弱，所以我们必须严格做好自我防护。”

和又又的情况不同，一名13月龄的宝宝是护士眼中最难护理的。“我们戴着面罩，穿着防护服，她有点害怕。你远远看着她，她会和你互动，但只要一靠近就哇哇哭。”夏爱梅说。没法子，大家获悉宝宝喜欢吃香蕉，就用她爱吃的食物来安抚。“我们还要喂奶、换尿布、洗脸、擦身、哄睡，又当护士又当妈妈。”

最调皮的莫过于一位4岁的小病人，他最喜欢做的事儿是打铃找人聊天。夏爱梅怜惜地说，他这是在找安全感。10岁和11岁的两个女孩很快结成了好朋友，对她俩，大家会在心理上给予更多安慰。年纪稍

大的她们已经懂事，看到自己报告的检查结果仍然呈阳性，就会很焦虑。大家为了分散她们的注意力，买来了《哈利波特》，带来ipad给她们消遣时间。夏爱梅还加了她们俩微信，告诉她们要理解病程规律。“两人可要好了呢！”夏护士长笑着说，“有天换床暂时把她们分开，就吵着要换回到一间。”

得到了医院支援后，目前有20名护士在传染科病房工作。经历过SARS考验的夏爱梅展现出的沉稳和自信也让年轻护士们打消了害怕。

流程体系煞煞清

面对确诊病例时的从容应对，来自儿科医院跨前一步的准备。1月16日起，医院就做好了详细预案，“疑似病人怎么操作、如何护送小患者到发热门诊等，我们都进行了演练，遇到确诊病例后，整个流程做起来就比较顺了。”院感科主任王传清介绍。在抗击疫情

的20多天里，儿科医院针对新冠肺炎病人诊治，陆续出台了10余个制度。

“我们形成了有特色的防护体系，比如说我们把一级防护分成五个等级，有‘一级防护+护目镜’或是‘一级防护+面屏’，针对不同岗位细分防护准则。”王传清告诉记者。

儿科医院还将自己建立起的院感体系分享给其他医院，已经在权威期刊上发表了三篇论文。做好院感防护，困难不是没有。儿童表达能力不够，流行病学调查基本靠大人，可大人有时也会遗忘曾经到过的某些地方，这就带来了潜在风险。“传染病早发现非常重要。如今核酸检测已经慢慢下放到医院，这是非常大的进步。”王传清说。

事实上，儿科医院这几年一直在摸索院内防控的“金点子”，他们将医院的消毒用品换成了含过氧化氢的，无论病毒有无包膜都能起效。本报记者 邵阳



医瞬间

前天，华山医院男护士剃成“卤蛋头”赴武汉的视频获网友无数点赞，而在申城公共卫生安全的前沿堡垒——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，也有一群默默坚守岗位的护士“男团”，他们全程参与确诊患者的治疗和护理，除了要有精湛的技术外，还要承担各类重体力劳动。正如男护士张胜利说，“男性的体力、耐力更好，比女护士更具优势，也应该承担更多工作。虽然很辛苦，但也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！”

护镜防雾有高招

1.75米身高，80公斤，体型壮硕的护士张胜利已在护理岗位扎根11年。作为公卫中心首批进入A3应急病房的护士，张胜利主要负责重症患者护理，包括呼吸机操作和患者的翻身排痰。防护服普遍均码为主，由于身材比较壮实，张胜利每次都会把它穿出紧身衣的效果。同时，张胜利爱出汗，护目镜总会水汽覆盖，他自创方法，在护目镜佩戴前，用洗洁精擦拭，这样佩戴以后就避免了水汽凝结。他说，工作难度最高也是风险最大的护理工作就是给患者排痰，所以需要佩戴正压呼吸器。由于穿着厚重的防护服，戴正压呼吸器，身体灵活度很差，可是重症患者各种插管较多，在操作时必须小心谨慎，做好导管保护。

隔离病房里的护士“男团”——

虽然很辛苦，但也收获了成就感！

目前，张胜利已经结束一轮应急病房工作，正在接受留观。“如果需要，打算再进应急病房，毕竟有过一次经验了，第二次会从容很多。”

“老法师”随时待命

吴元浩是公卫中心呼吸与重症医学科的护士长，擅长操作各类呼吸机及ECMO设备。他曾多次参与公卫中心ECMO团队的救治任务。公卫中心规定，每个护士进入应急病房工作，护理重症患者不得超过10天，轻症患者护理不得超过14天。为了最充分地发挥吴元浩的价值，他一直在外“待命”，只有第一次呼叫他前来配合操作ECMO时，吴元浩才被派了进去。

8天后，那位使用ECMO的患者明显好转，顺利撤机，此时的吴元浩觉得特别有成就感，感觉自己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。“这样的感觉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。”吴元浩表示，在应急病房可以接触很多高精尖的重症监护设备，同样的呼吸机，不同的型号，操作方法也不尽相同，此外还可以接触到各大医院的专家教授，耳濡目染不同的治疗理念，对自己是一种提高和锻炼。吴元浩也向护理部申请，希望自己能一直留在重症应急病房，一直到疫情结束。

夫妻接力护重症

颜冬冬是公卫中心外科监护室的一名护士，具有重症患者护理经验，所以出现重症患

者后，护理部就安排颜冬冬调入应急病房。其实，颜冬冬的妻子也是公卫中心的一名护士，同样具备重症护理经验。但考虑到他们是双职工家庭，晚上还要照顾13个月的孩子，因此只把颜冬冬暂时派往了应急病房。

护理部安排等颜冬冬结束工作后，他的妻子将马上“接力”，随下一批护士进入重症患者区域。目前，两人只能通过视频交流。不过，与其他家庭的视频聊天不同，他们聊天的内容以工作为主，为了让妻子进应急病房更能适应里面的环境，视频聊天其实更像一种交班：颜冬冬把每天的工作向妻子汇报，让其尽快熟悉工作细节和工作流程。有意思的是，妻子甚至拿了笔记本，边听边记，生怕自己漏了重要内容。

接诊患者有“技巧”

1月26日晚，公卫中心手术室护士王杰接到通知，让他第二天进入应急病房。身为中共党员的王杰立刻答应下来。王杰和妻子也是“革命夫妻”，妻子是公卫中心应急梯队成员，应急经验相较于王杰要丰富不少。令她没想到的是，丈夫竟然会比自己先进应急病房。作为手术室护士，平时参与病房护理较少，妻子担心他感染控制、消毒隔离等应急经验不足。当晚就在家中拿出材料给他充电补课，每一个细节，每一个要点，都过了一遍。后来，王杰被分配在收治轻症患者为

的A1应急病房，主要工作负责确诊患者接待。每次送往A1大楼的轻症患者，第一个接待他们的护士就是王杰。“这个时候，每一句话、举手投足，都将决定患者的心理活动。开导患者，让他们放松心情，是我每次接诊时候必做的一件事。”王杰说。

抗疫情经验丰富

1月30日，35岁的护士曾义林进入A1应急病房。“很多年纪稍大的阿姨，都更喜欢跟男护士沟通。”曾义林笑着说，由于自己此前所接触病人大多是心脏病患者，老年人多，所以他积累了许多和老年人沟通的技巧，这一次也派上了用场。

对待病人，曾义林很耐心，但对家人，他似乎有点“不上心”。他说，进病房前都没有跟家里人交代。“家里人都知道这就是我的工作，已经不需要再说了。”而他每次抽空打电话回去，对家里人说的最多的也只是“当心身体”这四个字。

曾义林经历过人感染H7N9禽流感、H1N1甲流，甚至还处理过上海的埃博拉疑似病人。5年前，他就曾穿上隔离服，将一名从塞拉利昂返沪的男性病患送至负压病房，并更换尿湿的衣裤，查体、补液。病人的病毒核酸结果最终为阴性，但这段经历却成了曾义林职业生涯中宝贵的一幕。

本报记者 左妍 通讯员 范竹竹